

《"近女性"与"流"的艺术哲学实践》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近女性"与"流"的艺术哲学实践》

13位ISBN编号：9787105124763

10位ISBN编号：7105124768

出版时间：2012-11

出版社：民族出版社

作者：王虹/北海月

页数：27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近女性”与“流”的艺术哲学实践》

内容概要

从“近女性”这个概念出发，对于女性主义的解构与前人不同的是更多地借助了德勒兹和马克思的思想，并以艺术作品和社会生活作为展开方式，另辟蹊径，从而打破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局限，超越了学科之间的界限，使女性主义理论上升到更广泛更微观化的哲学高度，同时也将一直局限于理论领域的女性主义理论与现实的存在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得所谓“近女性”成为一个始终不能固定在某一个人或某一类人的概念，或者说，它根本不是一个概念，而更像是解构女性主义一个近乎艺术化的装置，其视野始终面向着整个社会及组成整个社会的任何一个分子单位。

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近女性”的阐释不仅限于哲学，也不仅限于单纯对于女性主义的解构，至关重要，是将“近女性”对于女性主义的解构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部分。以德勒兹理论阐释不同领域的现象，从电影、音乐、绘画、舞蹈、雕塑、广告、文学、诗歌、新媒体、装置等艺术，到学术领域的哲学、政治、美学、艺术批评等，体现对于社会存在姿态的敏感度，从而进一步阐释“近女性”这个流动的开放装置。

“近女性”流动的姿态及其艺术实践，宣告了女性不再作为一种身份或者一种躯体，而是以女性分子独特的政治样貌，呈现在社会权力网络之中，并随时出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这不仅关乎哲学的命题或者一种新的美学，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关乎未来的政治学的任务，因为这是根本的关于人本身的行动。本书由此出发，将“近女性”之“流”延伸到资本的世界，以马克思特有的批判思想，对当下社会的境况以及人与人之间可能的共通性，进行了必要的探问和解析，这是异常难得的。尽管说，我们很难要求女人——不管是女人本身还是以分子女人呈现的每个人——以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形式联合起来，构建一个真正的没有等级的共通体，但是如果我们舍弃对“什么是真正的共同体”，“什么是建立这种共同体的共通性”的探问和解析，就等于在现实存在的考场上交了白卷，从而落入乌托邦式想象或者虚无的喟叹之中。

“近女性”并不遥远，甚至说它已经在那里了，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去行动。事实上，写作此书本身，就是一次投入的行动。“近女性”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生成的分子流，奠基于人与人共通性存在的运动之中，它允诺了我们的责任与权力，同样是它，让我们在爱的时刻也可以去爱。这是生活这条河流至为壮丽的所在。而我们所有的人也将随着这条河流绵延，和历史和世界融为一体，抵达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真正的共同体的世界。

《"近女性"与"流"的艺术哲学实践》

作者简介

王虹（1977-），女。发表文章62篇（学术论文24篇、评论文章32篇、文学作品6篇），CSSCI期刊发表论文20篇，省级刊物发表论文4篇。独著20万字美学专著一本，共约60万字，其中被《新华文摘》、《中国人口年鉴》各论点摘编1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全文转载5篇，被《中国社会年报》全文转载1篇。目前研究方向：艺术哲学、女性理论。

《"近女性"与"流"的艺术哲学实践》

书籍目录

这本书三年前写了一部分，今年初我删除了一半原文，然后又写了10多万字。回想八个月前，我还在通宵达旦奋笔疾书，如今终于得以见到它完整的面貌了。谢谢各位朋友的关心和帮助！

目录：

引言1

引言2

第一章“近女性”——流——绵延

第一节 近女性

第二节 流

第三节 绵延

第二章 流的“力比多”分析

第一节 力比多与欲望

第二节 快感与强度

第三节 流动与空白

第四节 力比多与解辖域化

第三章 直觉与“流”

第一节 对直觉的定义和理解

第二节 直觉的原则

第三节 艺术与直觉

第四章 爱流

第五章 神性享乐

第一节 牺牲-享乐

第二节 牺牲-死亡

第三节 牺牲-革命性

第四节 牺牲-受虐

第六章 主体与融合之流

第一节 思与主体

第二节 艺术中的主客体变化与融合

第七章 “流”的政治哲学

第一节 块茎、游牧、解辖域化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的解码/解辖域化

第三节 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与国家权力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的融合之流

第八章 “流”的织体与融合

第一节 崇高与优美的织体分析

第二节 辖域化与解辖域化的融合

第三节 融合-生成

第九章 断裂和延续之流

第一节 断续之流-历史性

第二节 绵延与终结

第十章 “近女性”之流

第一节 生成女人

第二节 块茎原则

第三节 虚空-“渊”-洞

第十一章 资本主义的辖域化与断裂之流

第一节 资本主义的公理与“主体”

第二节 资本主义的再辖域化——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

第三节 断裂之“流”——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公理

《"近女性"与"流"的艺术哲学实践》

第十二章 真正的共同体-自由人的联合体-共通体

结语

参考文献

《"近女性"与"流"的艺术哲学实践》

精彩短评

1、没有本质，只有本质主义。万物没有本质，直到被命名。以上是两个命题，具有相关性，这是我说过的，是在痛苦的阅读中学习了德勒兹的表述方式之后的“戏仿”——所以它们十分拙劣，也许充满偏见，不过这又的确是我的基本观点。尽管一上来就摆出命题、陈说自己的观点完全不是我的style，但打破陈规，打破原来（自己）的叙述语言，也是我学习德勒兹的一个方面。为什么一开始要提德勒兹？因为王虹这本书中的关键词“近女性”很大程度上是由德勒兹的“分子女人”延伸而来，按照作者的说法：“所谓‘近女性’是划掉‘女性’这一依然遵循着男性社会理论逻辑的概念后所创造的新概念。这个概念是指无法成为可以被视为整体的分子式的、女性式的存在方式，是一种非传统的、抽象化的女性概念，它建立在解构传统本质主义性别概念的基础上，是‘分子女人’的实践方式，是对分子女人及‘女性式’存在的概括。”（P2，引言一）那么，究竟“近女性”是指什么？作者进一步解释道：“‘近女性’成为一个始终不能固定在某一个人或某一类人的概念，或者说，它根本不是一个概念，而更像是解构女性主义一个近乎艺术化的装置，其视野始终面向着整个社会及组成整个社会的任何一个分子单位。”（同上）至此，对于“近女性”，我们大体可以这样理解：它不是对我们通常所说的“女性”这一概念折中后的指称。通常，我们在说“女性”时，一般，至少首要地，是指人，“女性”一词可以说是对“女人”的一种抽象化和概括后的集体概念，它是一个名词；其次它还可以是形容词。但无可避免地，“女性”一词在使用中其含义远远超出了对“人”的指称，无论是作为名词还是形容词，在很多情况下，它被赋予了某些象征意义，甚至被符号化：有时被用来赞美和歌颂，有时则是一种直白的歧视性修辞。但无论赞美还是歧视，“女性”一词的象征意义无疑正是在一个男权文化语境中被赋予的。“近女性”声称是“划掉‘女性’这一依然遵循着男性社会理论逻辑的概念后所创造的新概念”，对此，我满怀期待。根据本书的提示，我试着将“近女性”理解为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即为“流”，它的特点（作者用了“性质”一词而不是“特点”）是“绵延”——“绵延是超越了概念和物质世界的生命的永恒之流，因而‘近女性’的探索则从‘流’开始，寓于‘流’中。”（P5引言二）作者援引老子的“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来帮助我们理解“流”的含义：“它连绵不绝地永存着，作用无穷无尽。”（P198）因此，以“流”为形态的“近女性”被作者赋予了某种接近“永恒性”的特点：“近女性”不仅是流通、流动、强度及欲望能量的更加充分的释放，也不仅是一种永不停息的欲望生产，一种无所顾忌的没有确定目标的冲动，一种纵横驰骋的身体奔突，而是以游牧方式展开的一种新的生成/生命之流。（P5）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游牧”。在德勒兹那里，“游牧”一词是他发明出来作为对“战争的外在性”状态的描述（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德勒兹的意思是说“战争”外在于“国家”，是与国家相分离的，具有某种离散性同时又相对独立（自在性），是谓“游牧”。见陈永国编：《游牧思想》，吉林人民出版社），而王虹则借用其“流动性”这一意义层面，用来指称“近女性”之“流”的奔流不息（永恒性）和永恒创造力（生成性）。不过，我便有问题要问了。假如“女性”一词在男权文化规范下，成为某种意义固定的、具有本质主义色彩的指称，那么，将“女性”一词划去而创造出的“近女性”一词，是否便如作者所说的成为一个“新概念”，从而可以突破男权文化的限定呢？也就是说，对男权文化的突破，是否可以仅仅借助于概念上的含义创新而实现？当然，作者并不只是做一个概念上的创新便告完工，她还列举了大量的影视、舞蹈、音乐、绘画、雕塑、广告、装置等艺术作品，同时援引“哲学、政治、美学、艺术批评等”理论武器，对“近女性”之“流”做了十分广泛而具体的阐释，这些我便不一一列举，有兴趣者自可以去阅读发现。我之前曾称王虹与巴迪欧的论述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我读过二人的书（蓝江译：《世纪》）之后，再次肯定了这一看法。二人最大的共同点，便是借助艺术作品来论说自己的命题。固然，艺术作品与现实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艺术家与理论家可以有共同的理念，艺术作品可以成为理论阐释的灵感来源，也可以助其进一步将理论具体化，然而，艺术作品能否被直接当作现实本身来看待，对此我是深感怀疑的。“近女性”之“流”通过作者的举例论证，可以在诸多艺术作品中被呈现出来，对此我并不怀疑，因为一个例子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解读，只要言之成理，并不成问题。问题在于这些仅仅在艺术作品和理论家的理论中才得以呈现的“近女性”之“流”，能否落脚扎根于现实土壤。举例来说，两千五百年前老子对“母”与“雌”的颂扬为什么没有成为社会意识的主流？难道他论述还不够深刻吗？同样地，今天我们颂扬“近女性”的永恒和无穷，是否足以对现实世界发生影响？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即便宣称打破固定意义，“近女性”这一概念的提出仍是一种命名行为，而命名，则无可避免地要赋予某个事物以性质和含义——“永恒”、“流动”、“无穷”也依然是“含义”

《“近女性”与“流”的艺术哲学实践》

，是事物因被命名而拥有的性质——，某种程度上，命名就是创造本质，建构本质。不但命名这一行为本身便有本质主义的倾向，很多时候，命名恰恰是借助已有的“本质”并以此为前提才得以实施。如果说命名不需要前提，那么，为什么不用“近男性”？所以说，“近女性”一词仍是借助“女性”一词先有本质含义才得以提出，最突出的例子，是作者关于“卵子”“精子”的阐释（P54-58），作者并由此延伸开去，写道：“战场上，男人用箭穿透敌人的身体，导致敌人死亡和消失，这是男人的自然功能。因此男人从小都在演戏和幻想穿透的功能，用箭也好，用子弹也好，都是在为‘穿透’做准备……”再如，作者写道：“真正自然的规律包括思想在内都不是树-根状的、层级制的，而是一个整体性的不稳定的系统。这就犹如女性的方式——差异性的、一体性的和多元化的认识和实践。”（P195）差异和多元无疑是后现代思潮带来的一种已经不算新的当代人的认知方式，加上古老的“一体性”，这是否可以说是“女性的方式”呢？或者说，除了永恒、无穷、差异、多元、流动等等，我们似乎尽可以把任何值得赞美和颂扬的美好意义都赋予“女性”或“近女性”这些概念，当然，也尽可以把“黑暗”、“吞噬”、“洞穴”等无不具有暗能量的意义赋予这些概念——但这样做的现实意义究竟在哪里？即便我们用“创造概念”乃至“阴性书写”的手法对某些原具有负面色彩的概念“去污名化”，这种似可称作“话语权力”的表述是否果然具有论者所宣称的颠覆性，是令人怀疑的。在命名与实体/实在的关系上，朱迪斯·巴特勒走得更远。这里我们不妨将王虹此书与巴特勒的《身体之重》做一对话。巴特勒的《身体之重》（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一书的写作，是基于这样一个出发点：有人批判她似乎将身体的一切都认为是话语建构的；同时“近几十年来，女性主义理论开始呼吁从常被刻画为后结构主义的语言唯心论中找回身体”，巴特勒此书便是对这些批评的回应。与其说是回应，不如说是巴特勒对自己观点的再次肯定和坚持，她坚称：“我不认为身体不可化约的物质性是女性主义的必要前提，在我看来，受重视的物质性很可能是通过一种女性主义所质疑的对女性的排斥与贬黜构成的”，“物质从一开始就是与意指密不可分……”（中译本，P6）“一旦成为概念，物质将不再是物质。”（P7）也就是说，很多女性主义者认为在理论论述中，可以将性别分为物质性和建构性的，而巴特勒则坚持认为所谓“物质性”的，依然还是建构性的，因为你一旦将性别做建构性和非建构性的区分，这一行为本身已经是一种建构行为。但同时，巴特勒也认为：“女性这一类别并未由于解构而丧失其效用，但它不再被物化为“指称对象”，并有可能成为一个开放的类别，作为出人意料的意指。当然，我们要能够使用这个用语，有策略地使用它，即使看似被其使用和占用，同时也应该能够批判这个用语，去探寻建构了女性主义对‘女性’的使用并为其划界的排除与差异性权力关系……”（P5）我认为王虹“近女性”一词的创造，正可以看作是巴特勒所说的“成为一个开放的类别，作为出人意料的意指”。只不过，巴特勒仍倾力于解构，而王虹则直接进行了建构。据我看来，解构容易将一切实有之物引向虚无，仅能存在于语言当中；但建构似乎也未必能真有实效。但不可否认二者在某种程度上仍具有意义：解构呈现了对现存秩序的批判力，而建构则力图重整秩序，创造可能性。因此，王虹此书最大的意义，在我看来，正是为现有秩序开辟了某种新的可能，尽管这种可能变成现实的几率无法估算，但并不等于说实现的几率是零。问题只在于如何实现它，如何将词语上的创新和意义重构引入现实和实践当中，除了艺术创作上的实践，生活中又如何实践？作者最后援引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近女性”之“流”的最终归旨，尽管它同样令人感到遥不可及，但无疑，它是值得期待的。作为庄子的崇拜者，我最后想说：如果说老子是为概念大师，那么庄子真可算是解构大师；如果说老子颂扬母与雌可以被今人引作重扬“女性”/“近女性”价值的古老预言，那么，在庄子那里，性别甚至已然被消解，阴阳和合之说亦沦为笑谈，不知这可否算是更大的可能性？——这算是题外闲话。以上或理解多有偏颇，愿与作者继续探讨：)

1、《“近女性”与“流”的艺术哲学实践》的笔记-第53页

精神分析上的欲望“主要是指对爱的欲望，主要体现在希望得到他者对自己的承认。因此我们可以把欲望称之为‘对他者的欲望’”。这里需要区分一下“爱”与“爱情”，前者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后者只能作名词，名词意味着某种固定而明显的状态，而动词包含着变化或变异。“爱”与“爱情”的关系正如德勒兹提出的分子与克分子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爱”是微观的、非固定的，表达着解辖域化的意义，而“爱情”则使宏观结构联系着的、相对固定的、结构化的概念。或者说爱是碎片化的，而爱情是整体化的（体制化的、秩序性的），“爱”本身并不具有“爱情”这个整体化概念的性质，但看上去似乎拥有零碎的爱情的特征。可以说爱既是部分，又是整体，而爱情只能是整体，以整体状态出现。

人们总是希望通过爱的形式来获得爱的表象，以此得到满足，但是表象不过是把现存之物当做某种与自己对立之物带到自己的面前，使之关涉到自己，即关涉到表象者，并且把它强行纳入到自己的决定性领域的关联中，因此这种可以凝结为整体的爱情事实上是根本没有的，如何得以解脱呢？如何才能放下对现实人和物的执着，进入到对这些事物的本质之中，去爱爱本身，或者说去爱爱的本质——即非整体化的爱本身。据说后来尼采意识到他爱的不是那个女人，而是那个女人代表的某种气质或者幻想，于是他释然了。释然其实就是痛感的碎裂，就如同那些分散在意识空间里的爱一样。在每个挥手告别的瞬间，爱终于出场，因为回忆终于将爱在想象中凝为一体，并以爱情的方式显现了出来，被人所辨识，但人们却正欲转身离去。人的存在就是以片刻的方式显现和铭刻的，比如一个辉煌的瞬间就可以成为永恒，类似的、美妙至极的片刻感受也可以包裹住整整一生。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是应该也是在为了某个完整而美好却遥远的目标在努力，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是在不断地偏离它，而且永远也无法到达它，就如同我们说：“我要投入/获得爱情”一样，都成为一直不可能抵达的热望。但这不是悲剧，因为我们在偏离的过程中，体验到了其他更多的东西，它们所凝结的意义让身体充盈，而不是在奔向目标的过程中逐渐干瘪。

雅克拉康说：“爱，作为人类的激情，作为我们将其区别于欲望的东西，在人类存在对他的客体、整个集体对他本能目标的根本稳定限制关系中被重视，既然爱是别的东西，确切的说，由于人类的现实是一种话语，爱没有被设立，我们不能说爱，从符号的关系如此存在、从目标不是满足而是存在的时刻开始。”“我们的爱不能通过那些我们所爱的人获得解释，同样，也不能被我们陷入爱河时的那些昙花一现的状态所解释。”因为和其他的精神事实一样，当意识想捕捉爱的时候，爱已经遁形。捕捉到的只是它的形式或者形式所激起的其他的意识，这些其他的意识和捕捉的意识等等层层叠叠构成了爱的精神事实。这种构成也是无限扩大和延展的，因为总是有溢出和逃逸。同时，“被观看之物从不曾蛰居于被述说之物中”，我们总是说着我们看不见的东西，看见我们无法说的东西。爱就是这样的东西，它只会在毫不留意的时候滑进来，沿着感性的和直觉的途径进入，而不是知性的和逻辑的途径。文字不能描摹爱，爱需要在直观体验和直觉中独自完成，因为我们的预言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它限定了状态，我们往往刻意把现实塞进这些语言表达和语言情绪中，但这样制造出来的语言文字实际上已经与直观的现实擦肩而过。因此，不可能处于“爱”中，不仅仅由于它是非整体化的，而且因为它不是一个个体性的物质（比如有始有终可以被定义的爱情），而是一个突然出现与消失的断续之流。因此我们不可说：“我在爱中”或者“我已经得到了爱”。

面对爱，人们要么张口结舌，要么静默无语；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表面的、更为泛滥的表现：用贫瘠的可怜的词汇和再熟悉不过的情绪，重新生产那些一当表达出来，爱就从其中消失的“爱的言辞”。叙述“爱”的过程，类似于将感性的原初之流纳入到理性的规范，经由这种理性的法则而输出和展现，但爱在本质上是无法被辖域化的，它四处漫溢，没有断绝，它不在我们想象的地方开始，也不在我们认为的地方结束。它不停改变，无法捉摸，自然也无法被固定在词汇和概念中进行分析。探讨和思考的爱可能性，只在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策动体验进行自我展现并造成随后的理解和认识。虽然最后关于爱的思考也必须经过抽象和概念，但爱的本性始终在突破和侵蚀这些概念的边界。因为“思考并不制造知识的操纵者，它经历一种体验，然后让体验来铭刻自己。”

慵懒与激荡，灼热与清淡，情绪的错落不仅仅来自于单纯的快感的集聚，更源于这些快感瞬间召唤出的幻想与企望，而这些衍生的精神事实对思的不停召唤和对思的本质的暴露，让我们体验到了深

《“近女性”与“流”的艺术哲学实践》

刻而丰富的爱的内涵，因此爱的内涵实际上是被赋予的，或者毋宁说是被填充的——我们被穿过，然后我们溯流而上，回到非特定的始点，将“思”与“我”填进这个穿过我们的“爱”。由此，我们理解了，各种爱是它自身，同时它们又是爱本身。因此爱是生存和行动，而非静态的被构造物。让吕克南希说：“对爱的思考应该学会顺从于这种放弃：去接纳爱的挥霍，爱的碰撞和爱的矛盾，而不是把它们归拢在它们本质上反对的秩序下面……在穿越话语、论据和概念的运动中，只有爱对思想生死攸关。没有爱，智慧和理性的操练将毫无价值。”爱与思的亲密合谋构成了哲学，而无论是对爱的理解还是思的延展，都要求我们回到爱本身，同时，爱又将我们遣送到爱之流体的各个方向上。“爱似乎在心可触及的范围之外徘徊周旋，既不完成何物，也不去向何方，优美地、漫不经心的，灵魂的喜悦、肌肤的快感，从爱中释放出来的单纯的爱之明亮闪烁。”爱总是在，它不打算去哪儿，但是它却又蛰伏在我们难以企及时的域。“爱不在此处，也不在他处。你既不能获得爱，也不能从爱中解脱，这就是爱：完满的过和不及，正是爱的真谛。换言之，就像两百多年来人们所广泛言说、广泛描述的那样，爱是不可能。”

爱是怎样延续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否是：人们从和他们的关系中看到自己的命运的呈现，并从对他们的爱中摸索到那条联系着个人历史的线索，正因为如此，一个人带给另一个人的不是消耗性的经历，而更是创造性的经历。这个经历之所以成为“历史”，是因为它既包含着个人的历史，更联系到对方、他人的历史，而联系本省也不仅是共时性的，更是历时性的，交错重叠负载于流变之上。这样，爱就在无止境的流动中互相连续，这其中包括：作为表征的痛感与快感的对立与交融，此消彼长。我们对爱的企求和它所给与的快乐与痛苦充塞了每一个当下生命的全部。在爱流中，人们无法靠岸，只有不停地在现在（此刻）与过去记忆的某一刻之间来回游荡，他/她离开了，从“我”的生命里穿了过去。最后我们体验到的只是他/她的气息和残留的印象（痕迹、线索）。同时“我”在他/她身上找到了以前的自己，而他/她只能在我身上也能依稀感觉到那无法预测的未来的自己。爱的主体不仅交付自己给对方，而且投入到这个对象中，让自己被对方所充满。黑格尔说：“爱只有在抛弃或牺牲里才能活着，才能感觉到自己。爱只有抛弃自我才能取回自身，爱既是否定自己又是肯定自己，这种矛盾在爱里出现，也永远只能在爱里才得到解决。”这个自我延展的过程，是一种绽出的过程，也是一个绵延流动的过程。而痛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对爱的寂灭的预感。这种寂灭就意味着交付的爱不会再有相遇，而在寂灭之前的恐慌总是在所难免的。这种痛苦被赋予了神性，很多时候人们沉迷于痛苦却不自知或者明了却无法自拔，因为他们是在通过痛苦潜入受虐性的和神性的光辉之中。假若是纯粹的快乐，爱会在无限自体循环中消耗掉自身，而痛苦是推动器，它产生差异，让爱成为无限推衍上升的事物。

然后我们体察到爱流的穿越之旅，不仅是对躯体的穿越，更是对时间的穿越。它已经在瞬间穿越了过去和现在，穿越了我的这个躯体和另外的躯体。人们只能沉浸其中，像在清幽的时空中穿行，过往一切又清晰再现，他们不得不去热爱这些爱的幻影，热爱这些他者和自我，也热爱这些包含着爱的人生。在被爱者生命里发生的，仿佛也穿过了爱者——“我”的生命，命运的鼓点也同样敲击在“我”的内心。

其实，在这个时刻里，“我”也被爱所裹挟着进入爱的河流。但“我”像艺术家一样，时而投入到作品中，时而凌驾于作品之上；“我”也像儿童玩游戏，时而加入进去，时而退出来。一方面爱者需要以彻底自弃的方式将自己完全投入到被爱者之内，以此获得自己的幸福的圆满，这是“生成”的过程；另一方面，他又需要让自己暂时脱离出来，以便看到这个爱和爱者——他自己，这是生成之在显现的唯一途径。那么，这两种时刻构成了“生成”与“生成之在”之间的游戏。这个巨大的爱的融合不是一个固定的整体，而是一个巨大的流。作为体验者，我们很难在将自己投入爱之流中后，再去思考它，而需要找到在这个流动而变化的共同体之外的某个点，在这个点上，重新将爱放入更大的融合之中去体察它。

那么爱本身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程度与性质各不相同的爱的不由自主的融合理解为“爱的共同体”吗？共同体意味着其中每个成员之间的“不言而喻”的同质性和共同性，同时共同体又是自给自足的，和其他共同体的决然不同和分离形成了它的“独特性”；同时这也意味着，它是消耗性的、没有情感的，因为“共同体是没有感情的，否则就会死亡”。这些，无疑与我们对爱的体察与体验背离，然而，在最初的阶段，爱的本体又符合共同体的特征。比如“内在与本体而存在”的趋势。不过，爱以流体方式的存在导致了它无论如何都无法用固定的概念去打量。

并且，我们始终无法抵达爱的核心，这是由于爱的两面性和矛盾所造成的，这种矛盾体现在诸

《"近女性"与"流"的艺术哲学实践》

多二元对立的性质上，比如痛苦与快乐、悲伤与甜蜜、利他与利己……然而，爱及它所拥有的一切让人匪夷所思的成分最后构成了超越这些对立事物的爱的流体，犹如柏格森所说的“巨大的融合”那样。爱不去解决这些矛盾，也不试图去解释这些矛盾，而是将它们及我们都纳入其中，纳入这条奔腾不息的爱之流。在这里面，我们捕捉爱给予的瞬间，在放弃自我与得到自我的过程中，自我与爱的定义都渐渐消散。我们不是得到，而是融入，那些在梦里、幻想里、热望里闪现的微光现在都将我们浸没在其中，来不及去汲取，它们就连续不断的穿越了我们的空间和我们的身体，作为一个有限的个体，我们只能交付自我于这个爱的流体，彻底的、没有一丝保留的投入其中，才能去聆听爱的声息，体验爱的静默与辉煌。

“爱的真正本质在于意识抛弃和忘掉自己，然后享有和保持自己。由必然到自由，是思维的一种解放，因为到了自由，思维已不是把别物当做异己的他物，而是当做自身，是在他物中自己与自己结合在一起。这种解放，就其是自在存在着的主体而言，便叫做我；就其发展成一全体而言，便叫做自由精神；就其为纯洁的情感而言，便叫做爱；就其为高尚的享受而言，便叫做幸福。”在这里，黑格尔指出了通达“爱”的方式：首先抛弃与忘掉自己，然后才能重新享有和保持自己并且回归的不再是旧的自我，而是一个包含着过去也预示着未来的“自我”，因为爱本身也是流动的。只有爱才能将我们投入永恒的河流，在这个河流中所有的一切都聚结成为同一的、一个原初的有机的融合体。

《"近女性"与"流"的艺术哲学实践》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